

澄城縣志

澄城縣志卷十九

經籍

後漢書首立藝文志嗣是史例相沿凡經史百家胥存其目隋書又獨列爲經籍而例義則同也作志者因昉之而別以詩文人藝文焉茲仍舊體而於已未刊行者備志其書並序跋之表明書旨者擇而附之簡策有靈藉可留千百於什一也

唐

魏少保暮集十卷 文宗實錄四十卷 魏氏要略二十卷

明

張明府廷用宋元小學史斷 雲谷詩集 雲谷詩話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一

石明經道立澄城縣志二卷

路同知車容菴集二卷

路通判從廣訓家要纂二卷 勸世恒語一卷 貽笑吟

元亭筆意一卷 子知縣世美序曰古先聖王受命膺籙則有龜書效靈龍圖呈瑞庖羲氏發於滎河典籍圖畫已興軒轅得于溫洛史皇倉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蹤故有畫洎庠有虞作繪旣就彰施仍深比像于是黼黻文章彬郁可觀故能揖讓而天下治信乎畫之爲道也廣大悉備以天地爲骨法以風雲爲韻致以造化爲筆墨以日月爲神彩以雨露爲染絢以四時爲生意以海岳爲氣岸以宙合爲眶郭故鐘

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著則昭等威而肅軌度以忠以孝盡在雲臺有烈有勲皆登麇閣所以序其事不能載其形詠其美不能垂其象者圖畫之制爲能兼之豈小技也哉先王父羲畫起家于顏柳書法研精極變一字落紙態度俊逸殆如美女靚妝簪花嫣然可愛且善畫牡丹鸞鷲之類一味墨描不著脂粉極其生動因此世多謂善書者往往善畫蓋由其轉腕運筆之不滯故出一手也先君子技進于道又不獨出自家學嘗于古今眞蹟靡不臨摹兼總其妙更于墨竹深得湖州遺意非黃華輩所能夢見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也筮仕廿載輪蹄所及觸境有會故胸中富有邱壑公餘攄之楮墨間絕無畫史縱橫習氣

晚年愈入三昧所以薦紳先生曰公以應物亡能存形之于加毛溪額點睛石眸處則境皆圖畫出則神有雲烟雖道亦致嘉陵之功右丞極輞莊之狀名通無以逾此余小子雖不嫻于畫然于三品六法套括間未嘗不概乎有脊因流覽晉宋以來諸大家法脈先君子豈多讓哉於戲世君子有三不朽事無謂不在此畫也有逸情遠性者方能操觚染翰非醉心于高山流水則索解于野鳥幽花討松論桂之意頑懦可興涵雲嘯月之風囂俗足浣繪山典之殷盤躍靈不闕標景筵之瑤柱流彩無窮一物而三不朽備焉尙不可以錄先君子之譜邪獨恨寇焰之餘諸名公標題散落殆盡而先君子之手澤存者又十不得其二三

余小子之心殆愴然有餘哀矣楮墨之中楮墨之外具眼
大方其有以見先君子否乎崇正丙子林鍾上澣

顧氏畫譜 悅生近語

韓給諫一良初入諫垣疏一卷

孫僉事士髦瞻園集一冊 嘯歌篇一冊 古荔李孝廉衍

枝跋曰嘯歌篇者孫瞻園先生羈中酬贈之筆也先生恒
自讓不能詩而每一操觚温厚和平深有合於三百篇之
旨昔靈均被放離騷獨擅千古先生又何讓焉余與先生
同禁半載欽其達觀得聖賢之微佩其文辭超尋恒之外
不自揣無知識敢贅數言簡末以誌景仰云 王進士振
江跋曰先慈孀寒撫振江成立每當宵燈丸熊之下具道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二二

鄉賢前明進士孫瞻園先生之爲人者振江時雖幼心竊
慕之蓋瞻園先生於先慈爲外家遠祖先慈隨其母往外
家曾聞公有九轉詩稱名而已語句弗詳也振江登第悲
先慈見背拜訪外姻至要顯村家塾見鈔本乃瞻園先生
雜作而九轉山居記與其詩實爲之冠喜出望外攜以歸
又痛北堂影空未獲朗誦佳製于親存之日使得怡志開
顏也匆匆應酬不及手錄命男詢虞繕寫已復較其錯訛
庚辰春乃僭爲評點綴數語以跋之嗚呼先慈之奢望于
予正以外家爲名臣舊族庶所生適繼前徽乃甫捷春闈
便覩此琳瑯珠璣上下百七十餘年文氣如生觀其憂時
念亂畏禍逃名之深衷與夫滄桑禾黍之感苟有心人能

無痛乎若其筆情之俊爽峭潔才思之英敏磊落又屬餘
事有識皆共見之無事振江縷縷爲也嘉慶二十五年庚
辰三月二十一日

王孝廉拱辰蛙鳴詩集

王明府廷賓龍吟社稿

王明府拱極圖南館課 杏園詩集 賦記附

王茂才欽天風檐射覆 芸窗寫炤 蜀瓠集 醯甕雲津

權茂才星養浩心譚

路明府世美匱谷集十二卷 續澄城縣志二卷

路廣文世龍躍門集

惠茂才無疆族譜二冊 序曰先王立教首重宗法爲其一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四

本之分渙而不萃疎而不親也故使人各知所自出於以
定世系序昭穆別婚姻辨族類小宗大宗所賴以久而不
溷者譜牒存也蓋先王之於人也固聯其散以堅其合後
世則任其渙而趨於疎若夫萃渙於一聯疎爲親舍譜何
稽哉吾始祖宦遊終於任家譜失存世傳以爲古籍山西
洪洞縣徙居蒲城避難堡至吾始祖而居於是焉然無實
據亦不敢妄爲信從惟吾始祖而下記載最明及今不傳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吾始祖四子長門次門俱已
絕矣見存者惟有二支焉故先爲世系以次傳遞下註婚
娶生卒以便考閱不知者闕之後有繼吾之譜者一開卷
而讀之辨族類世探本窮源各悉其所自始則吾斯譜也

或亦少有所裨矣崇禎十六年癸未秋七月 廣文帝美
序曰吾族家譜從叔德心公已序而輯之矣但所可慮者
人衆則渙世遠則疎非恃強而欺弱則倚衆以凌寡簞食
豆羹輒見乎色尺布斗粟殆不相容噫亦未取斯譜而遡
其所自始也誠遡其所自始則知凡在九族皆屬一本倣
之張百忍陳義門尙在同居豈有不親不睦者乎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甚矣譜不可以不修也余故新爲重訂首註
俗語使其易曉凡我同族諦聽吾言永歸於好任彼智而
我愚勿爭長而競短任彼強而我弱勿角是而較非仁讓
風成家聲大振則斯譜爲甚幸矣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國朝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五

韓明府九有周易闢說 序曰古今疏易者不少余未覩焉
止於石經見上下經有王弼注繫辭傳有韓康伯注名也
辭不存焉至宋而伊川程氏傳出於六爻排定五爲君餘
爻某爲大臣某爲小臣卦爻之辭一歸治道自成一家言
一時學者宗焉朱晦翁憫易道不明作本義掃除治道歸
於卜筮易之面目復露但屯蒙而後以彖傳釋彖辭以象
傳釋爻辭於卦辭生一卦變於爻辭分一象占自是而後
歷代奉爲成說定爲功令士之應制科爲藝者出入於程
朱之間踵事增華沿末忘本愈遠愈失百家之說出而稂
莠並陳瓦礫偕集雖翻古覆今總不出二家說余竊惟文
王演易非謂六十四卦之辭爲不全之書有待於周公補

之也文王以上不可知自文王演此凡筮者所得之卦或動或靜總不出此六十四卦而吉凶休咎明焉左傳筮得某卦之某卦不言某爻猶是其遺意此文王有文王之易也至周公則於每爻各繫其辭三百八十四爻備始以全不動者占本卦彖辭三爻動者占本卦及之卦彖辭六爻動者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一爻二爻動者占本卦動爻辭四爻五爻動者占之卦不動爻辭而後易道大備此周公有周公之易也夫子則作十傳以翼易名曰十翼所以補文王周公所未及故曰贊周易非曰註周易也皆於卦爻辭外自立一義以互相發明夫子之不襲文王周公猶周公之不襲文王文王之不襲伏羲非謂夫子之

易卽文王周公之易也說者不察贊翼二字乃取夫子之易以釋文王周公之易豈非大惑不解終古混沌者哉歷觀繫傳止有乾坤易之緼易之門等說如遇上下進往字皆就乾坤爲言如損益二卦之例何曾傳及卦變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嘆周公之德繫辭云立象以盡意則易皆象也象皆占也分象占而二之可乎余所業者詩所好者易一步一趨惟易是依已丑季冬一夕夢文王見訪已而不解越歲寒毡一室不下榻者數月時取周易本義觀見以傳釋經爻象猶可卦彖如此豈文王演卦之旨哉因而慨已之囚於一室與姜里何殊以文王演卦之意演文王之卦辭發抒幽鬱取本義以彖傳釋卦辭者僭擬

之彖傳辭下彖傳本義有未悉者仍另出已意於彖爻下有疑者攷之諸家合者錄之諸家所無者不得已出以鄙臆一夕又夢若古聖周公等墓中出硯硯上出刀刀上出芒余得刀二不數月而六十四卦畢總以出脫卦辭不粘彖傳爲主方悟疇昔文王之夢意在茲乎昔夫子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嘆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歸而贊周易乃大聖人以斯文爲已任也余一介之儒董鐸西陲上不能獲君下不能信友文王周公何取於余而來之夢邪余愧無能表明文王作經之意又恐有負文王夢示之意勉而爲此名曰周易闢說不惟闢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夫子之傳各得其所並朱子之本義亦闢之而有歸也朱

子其罪我乎哉將功我也然爲之而不傳不如其無爲也三冬之火四寶之費已罄余囊所恃爲吾後者能刊布之天下後世則文王卦而周公爻有同歸矣余亦俟之斯文將喪未喪之天順治七年庚寅十二月十九日

白郎中意性鑑辨疑 豫州記事

路徵君一麟禹貢山水攷 月令奇觚四卷 六世孫近溪跋曰昔池陽孫豹人先生寓揚州時有秦詩選之刻所載關內名公事實詳矣求其著述之富書畫之工者惟先太高祖振公徵君其生平所評定典冊甚夥精力專注者尤五車韻瑞補畫款等書近溪有志繕寫然卷帙浩繁迫于生計而力未及焉今除散軼外惟月令奇觚一冊殘編小

稿手錄成帙分爲四卷去其重複補其缺簡則我祖百餘
年手澤尙不至散軼于今日亦不可謂非幸也 白茂才
鵬飛跋曰烏呼書香之澤長矣聳公在當日以名宦之裔
擅博物之才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迨至中葉猶
言必端行必正衣冠蟬聯遙遙相望于數百年之久而其
六世孫勇侯者尙未掇一巾又能不爲貧移克自振拔手
不釋卷于公所畱月令奇觚殘稿尤愛其手澤而不忍失
錄之成帙將欲問世非書香之裔而能若是乎湧侯勉乎
哉夫人之承先不必其大也卽此頽頽一念亦可繼續前
徽況羽毛豐滿行將高翔雲路大振家聲豈區區於此而
已乎余旣閱畢聊書數語於簡末以爲湧侯勉且以愧世

之溺于富厚而不知培植書香者道光甲申秋七月旣望
五車韻瑞補一百二十卷 于廩生甸跋曰先君手澤所
存多矣惟續五車韻瑞一書尤其一生精力所注囑謄鈔
校刊故寶之秘之倘有如楊惲者出先君此書亦未始不
可與腐史並見於世嗚呼虛齋一書竟成于子昌黎一集
遲之歐九書之顯晦名之成就各有時乎

五雅評林 華山小志一卷 徐庾遺騷 書畫外史

畫款六冊 論曰大都清細淡則神神在有無之間也粗
濁真則板板則死與俗俱不免矣南人論作文要尋微養
氣之功余於作畫亦云書法云一筆失所如壯士折一臂
一點失所如美人眇一目古人書畫豈肯粗心浮氣唐突

塞白云爾乎筆畫若斷若連渲染似有如無若希若微芒
兮芴兮令離朱察之不能見其巧象罔求之不能得其元
總要至淡至細卽水墨一點亦用吮毫飲乾兩頭則有墨
無跡矣臨了旣乾纔用焦墨幾點以見精神耳李成惜墨
如金之訣不可不知董北苑僧巨然多用烟雲變滅幽淡
爲宗信可法也

觴鞞集八卷 序曰余免懷時卽先王父補任浚城之年
也王母將之任因攜余與俱余於筍輿中闚觀所歷者半
閱月依劉之久跋涉之多蟲鳥卉物之蹟遂足移人神志
也嘗西望二人能指白雲說吾廬每憶甚則呱呱聲申旦
不休季父母患之而縮地又無術也不得已而謀所以娛

之則謀所以致娛者撫摩不足以解憂又加之以餽餽餽
餽不足以解憂又加之傀儡傀儡不足以解憂又加之以
詩歌詩歌不足以解憂而雜劇翫好具焉凡以取娛也余
不知習與性成遂至今日見異而遷日復一日先王父母
以大年逝去余雖依依二人有餘娛哉而凡百翫好已奪
志於其先矣以故由庚午而癸酉而丙子而壬午五蹶棘
闈儘爲襍襍子所擲揄嗟嗟嫁不去孤逐女蛾眉泣難期
陵陽侯血眼旣不能破囹飛去又安能牖下空老耶計唯
是破觚斲雕宗痴慕聳三年中寢食與八股冤家共之耳
因揀筍中裨於舉子業者或度閤而瓚覆之水火之塗塗
之庶幾多買胭脂以圖一當而爲季父者又延致形家者

流爲地理之說以爲余解嘲余亦不覺輒然喜曰或者非文字之罪也故于此編不廢而又顏之以觸鞮者凡以誌娛也亦曰佩用云爾崇禎十五年菊月旣望

步邯吟一卷 題辭曰邯鄲之步可學邪則邯鄲不必有步矣邯鄲之步不可學邪則邯鄲又不必有步矣惟有步者有步步者而步斯傳卽步步者見步者而步步者又不得不出拙作亦若是則已矣雖然余固未能跬步歷覽古今亦盡爲詞壇獨旨故不能不步亦步耳或曰唯其步邯恐失故步余爽然失毅然憤懣然不答非不答也他日獨步中原方與客言步邯主意耳故目之曰步邯吟

鴛湖綺語二卷 朝邑党廣文瑞序曰古大人君子所以

遺世者原不在淺嘗文詞間卽偶筆偶墨付之寄輿而已何嘗有心于著述爲哉但後人仰慕及之不得而收瑣屑之餘事迂矣然亦有不可概論者北澂路振公先生著有鴛湖綺語二卷藏于笥匣一日其裔孫近溪出而示之于瑞讀竟求序之瑞曰不可近溪求至再三瑞曰通志已有本傳矣海內通知何必復爲贅哉近溪曰此余手錄而輯者也不比全稿余遂偶題數語弁于冊首

天石子集六冊 六世孫近溪跋曰近溪六世祖徵君天石先生前明諸生

國朝歲貢候銓同知其德行學術詳見年譜沒後遺稿散佚今所存者又多斷簡殘編竊嘆予生也晚不獲覩其全豹

也昔家大人覺庵公命近溪曰吾祖積學著書百有餘年
手澤猶未盡泯若不蒐輯數傳而後世遠年湮先人好學
苦心皆付之烏有禮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
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非仁也三者君子之所恥也謹錄
成帙欲付梨棗所輯古文詞一百五十餘篇雜著一百數
十頁天石詩集四百九十餘首澄園詩集二百二十餘首
附詩餘數十首鴛湖集詩一百二十餘首統計詩八百四
十餘首其中有見之簡端者有拾之片紙隻削者有得之
他人案牘者越十餘寒暑而成此集外錄月令奇觚觶鞞
集華山小志畫鑑等書間有失本來面目者尙祈當代君
子校而正之道光乙巳秋日

王茂才御天家乘二卷 序曰家乘志世系也周禮瞽矇奠
繫世小宰辨昭穆是也世系之名謂之譜眉山蘇氏著有
族譜或亦名宗譜而王氏獨以乘名者宗先大人之舊爲
吾族發源於晉故以晉史記名之也列國咸有史而第傳
夫晉者以有良史故也故晉史取井田之意上而車徒賦
役所從出下而出入安危所相需於是乎命之曰乘蓋欲
合異以爲同聯疎以爲親親睦之風成而國治可興也然
欲百姓親睦以興道致治曷若聯其所本親合其所本同
使人人自相親睦之爲道易易也若是則家乘視國乘爲
易矣而不知修家乘視國乘爲尤難何也家之中自鼻祖
以暨耳孫非五宗之親則四閭之族也其間不無貴賤貞

邪異同之差如意無所寓則言與心違事與理馳我不敢
知曰忠信若是也亦云寓之矣俛仰上下伊何人哉若之
何而孰者淄孰者澠也況今日人心不古公道難容是非
曲直之莫定一旦取而正之知我者諒只不知我者未有
不噂沓背憎而惡怒隨之若之何而孰者淄孰者澠也雖
然家有譜猶之國有史國無信史不足國家無信史不足
家其弊一也惜乎身無顯名行無邁德不獲履聖賢之域
大春秋之義行三代之直與斯人同其好惡然竊有志焉
殆不敢以私害公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以淫破義以瑜掩
瑕而紫亂朱也庶幾哉無愧古之良史以成先大人志焉
足矣知與不知如乘何嗚呼如乘何康熙八年歲次己酉

春正月念八日 王茂才芳家譜小引曰譜者譜也欲普
族之人周知其所生也自天子以及庶人莫不有生則莫
不有譜昔之王恒設官以司之而後世治亂不一居寓靡
定甚之災荒兵凶之不時而播遷流離姓苑無所攷氏志
不足徵久之父子妻孥覲面而失之者比比然也又安問
其所從來乎當吾世而續古人而欲溯源追本使人人知
其所生也不幾戛戛乎難之哉然而無難也吾夫子刪書
斷自唐虞作春秋始於隱桓亦以前此之荒謬不可知也
第存其可知者而已爲聖人之徒何不可竊其義而取之
與況古者宗法立祖則以別子爲始而續譜但準乎此吾
族之譜先輩迭續之而迭失之余也感懷積中念所自生

重念所生所白始乃欲盡抒所志以學步邯鄲又自慚於
膚俚管見不足覲揚先烈以垂示乎有永適當戊申之冬
族子乘六因其先人有立祠之舉而未逮思承其志以竣
厥功爰鳩闔族之賢者告之咸嘉其意稱盛舉焉余時在
側作而對曰宗廟所以序昭穆也有害已者必惡之成敗
在人家譜所以奠世系也有亂宗者必斥之予奪在我家
譜定而家廟可圖矣聞爾先人曾倣歐陽氏圖著爲族譜
予生也晚未獲云覲爾何與我做之則亦爾先人志也於
是相與沿門採訪掇拾遺亡廣廬陵之式列款行於前宗
春秋之法寓勸懲於後爲之立宗法分支派正嫡妾之分
嚴異同之防自始祖以來疑以傳疑而疑者不敢以爲信

信以傳信而信者不敢以爲疑雖闡幽發微固有心於勸
戒而辨名定分斷無私於好惡也苦厯冬春譜斯告成自
今以始有執此譜以是予非予者予亦不敢辭康熙八年
歲次己酉端月念八日 王明經均衡家譜弁言曰傳聞
王氏係山西洪洞人宋末金兵南侵長驅冀豫間因避亂
西渡遷居北澂之路井村不知始自某祖世遠年湮無從
稽考迄於今族大齒繁亦云枝茂而流長矣可不溯其本
源之所由來乎古者設官以奠繫世國有史官有譜氏族
有志小史掌之自宋以後士大夫家各自爲譜廬陵歐陽
氏眉山蘇氏二譜其最著矣吾族舊有譜爲異祖去其籍
莠苗相混亂我宗潢族兄靜宇公愍而續之尙亦端本澄

源之意云奈遭流寇之變而失之族孫敬之仍復續焉尋又失之嗚呼一家譜也續者三而失者三此何以故或者前人之微者未顯而幽者未闡邪夫譜以紀人之行實也如概爲序次而淑慝罔判臧否莫別奚以示勸懲於當世垂法戒於後裔哉於是馨聲乘六兩生者起而任其責悼前譜之淪亡憂宗派之失傳爲之搜其遺文訪諸故老採以衆論參以隻見倣歐陽五世爲圖之式而條分縷析系脉不紊效春秋一字褒貶之法而正出旁支嫡庶聿昭列懿媿於前其爲節孝者幾何人其爲爵德者幾何人善無微而弗錄黜匪類於後其爲傷風敗俗者某在斯其爲果羸卒僕者某在斯惡雖小而必書以是非公三代以勸戒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十四

愜自心以知罪付輿情若兩生者殆吾族之良史歟後之覩斯譜者前人之名得兩生而益彰兩生之功同譜牒而不可朽矣是爲序康熙八年歲次己酉春王正月人曰

白廣文王綸瞽吟詩集

李廣文良植省愚集 家規序

党廣文紫馭聞見錄

路廣文畿周易補注三卷

圖書府二卷 汾水亢字時序曰河出圖洛出書此圖書之昉也乃畫有奇耦而陰陽之理寓焉體有方圓而天地之形彰焉後之作者竊其意旨或斷諸金石或斲諸象玉或取陰文或取陽章以昭二儀之理或爲天圓或爲地方

以垂兩大之象豈得以末藝云乎哉至於鏤一筆而龍蛇
飛舞琢一字而神鬼震驚未有如關中路先生者也妙筆
篆而李斯爲之讓席赤刀施而蒼頡爲之孫步由是大以
成大小以成小如天地無棄材方以爲方圓以爲圓如聖
賢無遺器相形而定體不以類拘得心而應手不泥陳迹
其章法之獨運參伍錯綜神明變化有未可與俗子道者
假令片石有靈應感先生裁成之雅意矣

路茂才甸世譜家慶圖一卷 序曰甸作家慶圖又作先君
年譜慨然念及家譜之闕思序次一冊而惜無所攷二十
年於茲而迺或見之殘碑或得之先人文集或問之故老
引而計之已在十四世中矣然路氏在澄者分爲五支而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十五

茲僅屬第二支者何二支始祖甸之所能攷而知者以所
知而譜非有私也其餘四支有能遠攷近述以續成茲譜
所未及而合成路氏全譜又甸之所厚望也已康熙丙子
臘月之吉 兄廣文畿弁言曰路氏自博德溫舒而後寂
無振興然遙遙華胄正不必多爲攀援貽有識者葫蘆也
祇以在澄者論戶稱十八口有千數因明季散處各鄉鎮
者在在皆有路姓人嗚呼可謂繁庶矣然生而不謀面者
有焉長不相接者有焉偶爾相遇如秦越人及序家世爲
我族黨列爲叔伯子姪者有焉以我叔伯子姪而如秦人
視越人良足羞也此族譜之作不可緩也余弟自齟齬來
孝友仁慈遠搜近訪欲序族譜苦耳目所及有限茲特記

其親近者非私也謂各分人豈無有心人如我者故由吾親而上以及於祖由吾祖而上推所自出惟二分人能悉二分人亦惟二分人能敘二分人此固天理人情之至公而親親仁愛之大義也吾人讀書窮年止知爲子若孫計温飽等而上之止知爲祖與父計誥封曾有念及宗親而惠我族黨者乎老蘇曰觀斯譜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惟吾亦曰觀斯譜者親遜之風翕然而起矣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小春之吉 子明經小千跋曰古者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者其民以其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乃自命氏之說

行王公大夫之族各自爲姓隋唐以還往往有輕用其見而判其源人之相戕賊也相爲禽亂也孰從而遏之甚矣世系譜之不可不亟議也余先子愴然悲先德之弗揚懼後世之漸湮近者日疎遠者日離故譜之然自經兵燹以來流離渙散苦無可考或徵之殘碑或詢之故老或得之先人文集中十二年而始告成焉考之路氏音屬徵商望屬內黃相傳微子苗裔或云神農之後有參盧參盧之後始分有大路氏中路氏潞氏路氏或云黃帝封支子於潞後去水爲路氏或云帝摯之後有路氏路氏之先如僑如如博德如温舒績著兩漢以至邕守魏郡出粟賑貧去病仕齊官至御史他如通如巖如隋如嗣恭如文逸如敬淳

如敬潛皆以文章世業表於唐至臯以丹青名宋稱河東
三絕然皆世遠代隔文獻無徵何敢襲狄武襄遜梁公故
事將無子陵之爲莊伯鸞之爲運歟今止以在澄者論稱
十八戶同出一祖世世各有宦達所以家絃戶誦型仁講
讓遠邇率以爲法斯譜之作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始祖
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皆書而他 不書者詳吾之所自出
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始祖曰諱某曰字某曰號某而他
則遂名之者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路氏作而獨吾之所
自出得詳與尊者譜爲吾先子作也嗚呼先子功在世系
非小不令千百世後致嘆路氏之派泯泯無稽洵仁人孝
子之用心高出尋常萬萬者五柳先生曰同源分派人易

世疏慨然寤嘆念茲厥初王父天石徵君亦曰族譜欲親
九族必須先親兄弟婚禮崇重三宗尤在首重夫妻於以
近其近而愛其遠也骨肉之恩豈可薄哉

孝史 夔蹕集 徵君一麟題曰獅子獨行不求侶伴取
意固遠俗哉莊子云夔蹕蹕是予當年命爾之意今日趁
時之意有合焉更其名曰夔蹕集汝知勉乎哉呂寧陵先
生諺語云何用終年講學善惡箇箇分明穩坐高談萬里
不如蹕蹕一程

獅行草一冊 序曰苗不長揠之言不文搜之余搜盡枯
腸揠而口之卽欲誇多以鬪無如尙口乃窮僅少少許拾
得間來以問管城幸毋曰是子弄短兵也至合乎俗與不

合乎俗所不計也

獅搏草一冊 序曰梅花撲鼻一寒難耐況此寥寥短章
何處著色韓潮蘇湖想不若是獨不見蛙有幾何鳴當鼓
吹乎取蛙之鳴者口效獅之搏者手而皆不之及也然則
胡爲乎寥寥若斯也亦曰借以短箋聊以自娛敢弄向胡
琴庶幾別調

党中翰益文集五卷

周明經士奇覆瓿言一集 自娛一三三四集

景行一集 看鑑管窺一集

張布衣益振西河錄二卷

韓明經林蔚羅山集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十八

白知州濬獨行草 無聲詩 無跡妙畫 造福全書

書画叢印譜一冊 邠陽張尙書大有序曰士君子切磋
琢磨當執吳剛斧直斲月桂拘拘斲玉鏤金爲此小技乎
哉雖然僚之丸秋之弈公孫大娘之劍孫登阮藉之嘯子
瞻安石之絲竹笙調亦足擅名千古況乎張敞讀鼎刻而
致通顯劉棻問奇字以鳴家學蝌蚪蟲魚旣爲先聖創作
卽屬問學根柢不然搔頭芝局祇辯眼底魚蠹將何以快
博物君子之抵掌而開好古者之胸襟邪吳興子昂有印
史浦城楊宗道有集古印譜竹房吾子行有學古印式王
球有集古錄他如葉景修漢唐印釋顧氏印藪不能枚述
莫不炳炳燁燁如過金谷之圃在在奇珍入鄧林之園枝

枝是寶偶一披閱恍挹古人於几席坐談間雖小技乎是亦游藝中之一快也且依古以來書體甚夥秦之摸印漢更爲繆篆大篆變而爲蕤葉懸針小篆變而爲玉箸金錯或如釵頭屈玉或如鼎足垂金覺懷素古釵腳魯公屋漏痕褚河南印沙画泥正堪互相取法也澄城白甸川博學淹雅字画皆入晉宋人室矣而詩學尤可續白雪樓凡著述甚富不謂印章小技可以駕秦漢而超晉唐此小技乎誰謂不可擅名千古皆雍正壬子朱明

冰壺一笑 儷青叶音

路明經小千萬程集二冊 族譜紀要一冊 序曰先子撰

路氏族譜二兄仲華校正之三兄士宏補輯之序次分明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十九

書法嚴正固不可易一字贊一辭茲因堂孫習廉請曰蘇子云情見于親親見于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途人也途人則譜之可也不譜可也若爲吾之所自出與猶在五服之內者逸其名字至有犯祖廟諱而不知者伊可羞也且使子孫不讀書必欲盡記族長瀆矣請撮其最要者輯爲小譜使父兄口授之子弟默識之庶不至貽羞大家矣故茲譜自始祖而下記其弟兄子姪不及其孫者情盡也至五世祖以下皆詳記者以其世猶在五服內也有詳有不詳者俟補序也弁其首曰族譜記要乾隆十八年癸酉夏

張蘿谷秉直四書集疏四十卷 序曰六經皆載道之言而

易四書獨以垂訓易雖理無不該其旨遠其辭深非善學者莫能悉其蘊四子書語道詳於古而其言切於日用學者進德修業有可持循論者謂四書者六經之戶牖也不其然乎自漢唐以來卽有註疏至宋尤盛諸說紛出莫能歸一朱子起而刪集之然後聖經賢傳之旨燦然昭明於世又慮他說歧出是非混淆而理之難明者集註言之弗詳也設爲問答以成或問門人於其答問退而記錄復有語類四書之有集註猶易之有彖傳象傳也集註之有或問語類猶易之有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十翼作而易道著集註或問語類出而四書之理始大明矣同時注四書者有南軒張氏嗣後黃勉齋輔慶源陳潛室眞西山

饒雙峰胡雲峰頗不戾於理其他說無關微言大義者尙多明永樂中纂四書大全增刪倪氏輯釋本輯釋故多謬妄不知全用朱子成書而大全乖違舛誤其詳其簡尙不如倪氏至八股盛行而世之學者馳心於語言文字之間於是姚江乘吾道無人之際竊金溪之狂禪以惑亂天下天下士之習舉于業者限於功令亦未嘗不號尊朱然究其所學終未有能破陽明之藩籬而超然獨出於其上者也愈出愈熾漸湮漸晦且二百餘年於今矣某自少時讀朱子書頗知嗜其平實又以地僻友稀無講學師承因得專力一家以爲吾學基址後雖遍觀先儒學錄其不合朱子及宗朱子而未至者卒弗能易其所好竊嘗病朱子前

諸儒之說得朱子而論已定矣朱子後諸儒之說是非紛出眞僞莫辨卽有辨之者非八於語言文字之末卽雜以制藝攻取之途能確然知聖道之精微而訂其可存者不敢謂世無其人亦不敢謂世有其人而非予責也爰自十五六時卽以刪訂爲事或去而復存或存而復去藁幾數易而終不敢謂已成之書蓋至今已四十五年矣昔朱子集四書章句病革之時猶改大學誠意章太史公作史記班孟堅著漢書猶父子兄妹相繼而成一家之言矧余樗蒲薄材未獲就正有道敢易言刪正古人乎姑爲藁本思日孜孜死而後已若夫裁訂付梓以公海內尙有待於後之人焉乾隆乙亥四月

四書集疏附正二十一卷 序曰予旣集四子書疏纂次之餘閒有隻解不忍卽棄因錄課家塾久之成帙得若干卷夫聖人之道非有外於吾心也學者視爲剽竊功名之具而未嘗求之於心於是聖人之道爲之一晦間有有志之士知學貴心得矣而不復以聖人之心驗吾之心於是向之晦者在不知聖學之人而今之晦者在知求聖學之人夫至知求聖學而聖道益晦則其任心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君子之爲學也不敢謂吾之心非聖賢之心亦不敢謂吾之心卽聖賢之心其始也以聖賢之言反求諸己所以馭吾心之私者無所不至其旣也以吾之心察聖賢之道所以辨天下之惑者自無所不明蓋道不外乎吾心

者天地所以生物之理無不同也而吾心不可謂卽道者
天地所以生物之形氣不能無異也以聖賢之道反求諸
已則所以化其不同而歐之使同者其功旣盡卽聖賢可
學而至而況聖賢之言邇之在日用云爲之細遠亦不出
家國天下之間夫豈眞有所謂仰彌高鑽彌堅忽前忽後
而不可知者哉予也頽惰自棄其於聖人之道茫乎未有
聞也然數十年探索之力頗知所以入道之門有不外是
者因著簡端以告世之學者若夫言之或是或非刪繁就
簡尙有俟於後之君子乾隆乙亥五月

論語緒言二卷 子明經南金跋曰先君子於四書用力

甚勤其刪訂先儒有集疏其自著有集疏附正晚又以論

語言近指遠愈發明愈無窮盡復著緒言一卷雖其議論
於集註本旨間有不合要亦相足之意非背謬也是在讀
者善會焉耳 連孝廉毓太序曰東坡云昔之君子見書
之難而今後生皆束書不觀爲可惜也學者束髮受業塾
師卽授以四書六經左國及史漢各書近代科舉之士以
書爲釣名之具厭常喜新每求僻簡斷編七略四庫所不
列者詫爲秘函其實叩以四書經史講義茫不記憶者十
常八九書自遭秦火後士之得見六經蓋無幾矣歷漢唐
及宋董韓周張二程各儒互相闡發至朱子而集其成學
者翕然得所宗仰孔孟之道以著自朱子歿後異學並起
爭鳴顛倒是非惑亂耳目至詆朱子爲洪水猛獸講學諸

儒幾溺焉不知所返蓋氣數循環雖聖賢亦或值厄運之窮如日月經天有時爲微雲所掩蔽而光明炳曜普照人寰歷久常如一日也吾邑張蘿谷先生博覽羣籍自六經史漢而外遍讀濂洛關閩各先儒講學之書觀元明以來諸儒語錄約之益精歸本四書尤重論語以朱子之說爲宗信之最篤好之最深謂舍四子書外更無可講之學以窮理爲始以知命爲要無近名急功之志所謂學必探其本原者邪毓太自成童後卽耳先生名讀邑誌所載先生藝文數篇未窺全斑茲得閱先生所刪訂及各著述語錄始知先生力學忘倦不求聞達垂老彌篤其見道親切有高出時輩萬萬者恨予生也晚不獲聆其笑言警效爲可

惜耳謹擇其要者取四書集疏附正論語緒言付諸梓人以公同志不揣固陋恭疏短引述其始末續貂之譏知所不免而使窮鄉晚進有志之士便於觀覽由是書以求朱子之書或不無小補也夫道光十有五年乙未八月望後三日 孫茂才遴發跋曰先大父與姬釐東先生書云物之可磨滅者皆凡品耳趙氏之璧豐城之劍雖土埋水蝕委棄瓦礫井泉中千百年後必有卞和雷煥其人出之泥塗爲世寶玩假使弟學不傳必不足傳耳如其可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太史公言豈欺我哉亦姑俟之而已先大父沒已八十餘年矣予小子計拙家貧歲已丑勉刻文談卷並附傳文行述於後任子葆貞搜求全集攜之以質

於邑孝廉連雪峰先生深加歎賞慨然取四書集疏附正並論語緒言裁訂付梓公諸同志是先大父不磨滅之說果驗而眞賞識者亦誠不易也因敬述其巔末云道光乙未立秋後三日

治平大略四卷 序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自有生民以來凡有君師之責者未有不汲汲望治者也然自羲農黃帝以至於今上下數千餘年其間昏明聖愚治亂相仍以至莫可究極甚或千有餘年而不睹休明之盛何哉其望治同而其所以治之道異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也其德本諸已其事徵諸民而其道皆本於天位天位也祿天祿也君曰天子言能代天理理民者也故張子曰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則宗子之家相也以至典曰天敘禮曰天秩服曰天命刑曰天討凡其所以經綸而措畫之者皆足贊天地之化育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堯之命舜也曰天之歷數在爾躬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古先哲王皆奉若天道表正萬邦勞一人以逸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故能克享天心永保天命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謂此也後世則不然自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先王之法爲之一變秦皇李斯繼之焚書坑儒謂今古不同時崇強力尙武功尊君抑臣損下益上凡先王所以養

民導民之術一切蕩滅無餘漢興諸臣起自刀筆吏苟圖
便安無遠大之志後世君臣相襲而莫知變革跡其善者
國富民殷財阜物豐亦不無飢寒迫身之虞上厯朝慮況
其狂悖者乎蓋先王所以治民者有諸侯卿大夫而後世
易之以州縣先王所以養民者有井田而後世變而爲兼
併先王所以教民者有學校庠序而後世變而爲科目凡
科條文法之設皆所以便一己之私而非復天理之公矣
世之儒者曰讀孔孟之書不知孔孟之道乃曰古今遞遷
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幾欲舉後世之治而躋於
三代之隆嗚乎其亦不思而已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
而已矣孟子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

夫堯之所以治民者仁也本天之道也典制禮樂刑罰皆
天之不可已者也天不變道亦不變故爲治而不知道之
大原出於天皆後世苟且之政焉耳浙人黃宗羲知名士
也著有待訪錄一卷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予惜其說之
近古而未盡也爰著斯編以俟後之採擇焉若夫儀文度
數委瑣詳盡斟酌而損益之尙賴後儒稽古宜民博採潤
色斯天下斯民之大幸也乾隆丁丑冬十月旣望

徵信錄二卷 序見藝文 子明經南金跋曰此先君子
未成之書也當時發凡起例致書各縣同人秉公採訪而
應者絕少是以所得寥寥無幾今分爲二帙並列例言又
孝友節烈之行不肖之所覩聞其確然無疑者亦附錄于

後恐其久而不傳也乾隆辛亥孟夏

藝文書目節要一卷 序曰子年弱冠卽嗜書緣地僻家貧既無古書可購又無餘力以蓄之往往於鄰治大邑偶獲異書必貰錢攜歸經今四十餘年架有書萬餘卷念年老日夕兒曹皆不喜是恐身死荒落卷軸軼散欲錄一目如富翁家底簿田土什物皆有厯記以便子孫鬻賣不至賤售云爾季兒南雅忽有遠志謂後裔或有不負積書之意者請哀其可讀錄爲一卷以便頌習予不勝癡望之意因揀唐宋藝文及文獻通考經籍目錄參以拜經堂書目共爲此帙拜經不知何人堂名予得之邑令涿郡崔公其書上始九經下逮元明子集揀汰精確的有灼見非此書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一二十六

予翻卷茫茫幾莫知所措手因念古人事必有師此小節不可無師如此然則世之一知半解自負傑出而莫肯就正有道卒至謬迷錯誤憤憤焉如瞽師之無相者豈不可哀也哉

文談二卷 序曰文者經國之業載道之器也易曰其旨遠其辭文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儒者紹往開來可以信今傳後者文其一耳其可以弗學乎哉有經世之文有應世之文有遊戲之文史傳策論書奏經世之文也詔誥哀誄記序銘贊題跋應世之文也兩者皆不可已者也若乃鴻裁豔辭綺文縟旨溢爲賦頌析爲雜著要皆遊戲之屬吾無取焉文以左史國策爲至然左經也三代之文

也其法可學體不得襲也國策文備於史司馬氏開閣抑揚縱橫變化不可羈勒故爲文章之祖班氏起而紹述之整而能散瞻而有體言文章者遂以二家爲正宗嗣是而後承祚三國蔚宗後漢非不簡質可貴然或不善學流爲鈍滯者有之故學文者必先讀左以立其規讀史以大其氣讀漢書以凝定其神三者熟而文之根柢立矣八家者唐宋之大宗初學之模楷也其法密其結構嚴其文字於今宜評之佳者宋有樓迂齋崇古文訣呂東萊文章關鍵謝疊山文章軌範明有唐荆川王遵巖茅鹿門

國朝則有呂氏鹿門詳博呂氏精嚴言八家者必折衷於二家焉前輩言有作家之文有理學之文有才子之文凡此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一二十七

皆作家之文也然孟子亞聖而昌黎特師之子固名在八家而朱子嘗學之夫道德文章皆君子所有事必歧爲二可乎特其文有叛道者直斥之爲叛道可耳學文既有根柢卽宜從事八家韓取其奇崛柳取其鑱削歐陽取其紆曲東坡取其汪洋若曾若王若老泉穎濱各有專長貴兼收而博觀視吾性之所近而特取之蓋不讀左史無以探文章之本不讀八家無以盡文章之法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學八家而不成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學史漢而不成有明之僞古所以至今詬厲耳嗟乎文章一道原於性命通乎鬼神知之匪難至之爲難然知者亦鮮矣今擇古今論文者若干條并附予說詳載於篇

讀書存疑二卷 序曰予讀先儒書朱子後求無悖於朱子者於宋得二人於元得一人於明得四人焉於今得二人焉宋黃勉齋真西山元許魯齋勉齋西山之書已附子四書集疏中魯齋無他著述亦皆無可疑意茲六人者崛起數百年而予深奉爲師說者也然或意見稍乖不無未合暇日爲存疑一卷非敢妄議欲存朱子之真是焉耳夫自朱子至今五百餘年矣其能不悖朱子者僅茲寥寥數人而以予不肖尙敢持疑義於其後則夫立言顧不難哉或謂持論大苛人將我尤我不能恕古人後之人亦必求多於我也嗚呼是豈君子之所以居心乎君子立言所以存是非於千古假使吾言弗當後之人有能正之者則

是非愈明理益昭著吾又何求焉如或含糊朦朧互相隱匿心知其非而掩蓋之斯張禹孔光輩欺君罔上之私智吾學中當不宜有此人也爰弁數語以告來學

開知錄十四卷 序曰朱子補格物致知之義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所以啟其知者歸諸窮理予自讀程朱書後卽以四書爲窮理階梯凡四書所言必求之心心有所知必徵諸四書久之乃敢錄存以備時省或問與古合要非襲取吾敢謂吾之心竟似古人古人之心之靈亦安知不似吾窮理有以啟其知哉其言之是非尙俟後人論定焉 子南雅跋曰開知錄者大人取知識漸開之義也昔者大人與姬丈鰲東公書云鄙著開知錄隨得隨筆語乏

次第又平日所注意者或多重複異時尚須刪訂一日復語小子曰此書必別加整理方可示人居無何大人棄世矣小子雅以俗務旁禩未獲詳究罷試後年漸衰兒曹分理家務始取其書鈔錄之錄畢段段割裂依倫而附附而誤者易之重複者去之凡手錄者三割而附者不能記其數起於庚戌之二月至癸丑十月始告竣總五百八十三條分十四卷其例倣朱文公與呂東萊所訂近思錄原本嗚乎大人之歿到今三十三年矣雅無從就正姑錄成帙以俟知言之君子乾隆甲寅秋八月

蘿谷文集 詩集 陳清瀾學部通辨評解

左傳史記唐宋八家文評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一二十九

百廣文有涵虛舟集

百明府明禮論孟臆說 中庸臆說 讀易臆說 序曰易

自漢晉唐宋以迄元明先賢後儒說之詳矣夫又何說然惟說之詳乃不能不說且其說也愈不可不詳或前無說而後有說或此一說而彼又有一說或無說而其說尙可望其得或有說而其說乃終慮其失潔靜精微之教而不奉潔靜精微之說說將奚從司馬公曰易本隱以之顯隱者理也顯者象也象雖不可滯而象猶有可據天地間實有是理卽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卽實有是象人無論聖凡老幼目中增一象卽心中增一理殆誠之不可揜乎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者衆也故欲使之著焉察焉由之而無不知焉仍不外卽象以求其理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況易也者人人心中皆有之目中皆見之耳中皆聞之日用皆由之夫豈隱乎哉豈不顯乎哉第恐心擬者虛我之所是人或以爲非我之所非人或以爲是擇之不精知之不明也伏願身體力行者詳研而共正之使不悖乎人心之所同然雖不能皆得也或可不失其所宗乎故不敢說易而近取諸臆嘉慶十三年閏五月

臨潼課士錄 平涼課士錄 平涼訓子錄

桂陽訓子錄 樂此堂稿

白廣文明智四書強識錄十冊 義方集二冊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三十

姚知州廷儀宗譜圖例 竹溪詩集

張明經南金範若集

韓明經維翰周易彙解五卷 澹凝齋稿

韓布衣學程史書彙要

何明經種元四書近思錄 四書集類 四書小學

西山倡和集

韓明經念祖學庸會腋 下孟會腋 若谷堂詩文集

引機甲乙集

姚侍御堃十三經注疏節鈔 周官小知錄

關中風俗考 子史雜識 咫聞錄 茅屋瑣碎錄

隸釋補正 廉山文集 詩集

李廣文邦華杏園詩文集 杏園制藝

白解元健翮四書集解 矯亭詩文集 族譜一冊 序曰

族必有譜所以別世系序昭穆使人尊祖敬宗而睦族也
吾白氏自始祖迄我高祖吏部公厯世九自吏部公迄今
又厯世九合族有譜而支分派別不可不別爲之譜辛未
夏兄近智弟斌咸謀有以譜之其譜斷自吏部公自吏部
公而上溯厥淵源紀本幹而略旁支自吏部而下加詳焉
夫族之盛也必有所以盛及其衰也亦有所以衰我吏部
公席先世之陰德又以其身之純孝施於有政惠及生民
其所植者厚矣是以五世之內膺明經者五登賢書者三
通仕籍者六列膠庠者十有七何其盛也六世以下浸以
微矣今戶分二十丁僅五十有二非特書香歇絕已也覽
斯譜者睹昔日之盛念今日之衰毋廢詩書毋縱子弟毋
侈談先世毋甘自菲薄我祖我宗之靈庶式憑之則昔之
厯盛就衰者安知不復轉衰爲盛乎嘉慶十六年六月

韓明經伯熊榴園詩文集 課徒草

任茂才和春四書玉牋類鈔 石鼓攷

權茂才可與族譜一卷 序曰譜者普也欲普族之人周知
其所生也古者天子設官以奠世系國有史官有譜氏族
有志小史掌之趙宋以後士大夫始各自爲譜如廬陵歐
陽氏眉山蘇氏二譜雖非周制要足爲後世之嚆矢也攷
權氏出殷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小國也周衰

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居天水畧陽秦之有權氏當自此始苻秦時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有平涼公文誕爲唐士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名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不受安祿山之污以忠孝致大名臯生德輿字載之有詩名爲唐輔相累葉相承蓋莫盛於此矣而說者謂吾族傳聞係山西洪洞人宋末金兵南侵長驅冀豫因避亂西渡遷居北澍世遠年湮無從稽考疑以傳疑可也權氏舊有老譜義例昭然今所錄序但仍其舊自無可議者獨是權氏出自華胄遙遙可溯而其見於後世者生多不蕃吾嘗綜攬前代詩文及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三十一

國朝鄉會題名錄十之中概無一二豈一姓不再興邪何式微之甚也夫根深者葉茂源遠者流長荀龍薛鳳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觀吾之譜者亦可以蹶然而興矣

白牛齋集 惜門楣一冊

王進士振江槐堂雜稿 槐堂制藝

韓明經根潤東垞文存二卷 寸草草堂詩集二卷

白茂才玉山澄音辨誤 序曰王黃不分山陝不分北人每以此笑南人不知北人所不能分者更不可悉數大抵南人多讀平作上北人多讀平作入亦讀入作平讀平作入稍知四聲者能辨之讀入作平惟精于四聲者乃能辨之而土音又難猝辨以故場屋多致誤焉偶檢等韻卽土音

所最易混淆者彙而輯之使幼學各書一本置之案頭畱
心記憶庶不至心中冒昧平八不分也若夫平而讀上如
丕悲上而讀去如杏梗平而讀去如俱踰入而讀去如育
億之類是又在讀書時細心考訂茲姑從其畧云道光元
年歲在辛巳孟冬中浣仙橋主人書 黃孝廉庭秀序曰
韻學之不講久矣輕清重濁不獨南北土音各殊抑亦以
訛傳訛習焉不察致生錯誤如姬吉不分於欲相似丕悲
平也反讀爲上俱踰平也反讀爲去此類不可枚舉
國家以詩賦取士律度森嚴往往以一二字之誤輒遭擯斥
而鄉村僻壤固陋之士相沿日久毫不經心良可慨也余
友白崑源玉山學問沈潛尤精於審音辨字近日課徒之

澄城縣志

卷十九

經籍

三十三

暇乃取土音之最易混淆者檢其大畧分別標出彙集成
編以示幼學題之曰澄音辨誤亦曰吾生長於斯所見聞
如斯不敢概疑天下士也然崑源是編於聲韻同異辨証
分明誠使初學之士各書一本細加參閱平日了然於心
目場屋庶不至貽誤其裨益豈淺哉原本題澄音入聲辨
誤鄙意以爲旣辨誤當不止於入聲也姑去二字不知妥
否道光丁亥仲夏

仙橋詩文集

任廣文仰伊諸經注疏摘要 四書解摘要

姚茂才瀉千鄉黨正業 有竹山房制藝

